

自從一九七四年二月廿七日，「桑解」綁架十九名尼國政府官員，迫使尼國政府付出一百萬美元贖金和開釋十四名政治犯以後，「桑解」即從偷襲、伏擊、劫持、綁架等恐怖行動，逐漸發展成全國性的武裝革命。只不過到了最後關頭，「桑解」採取聯盟策略，聯合全國廣大反蘇慕薩力量，共謀推翻了蘇慕薩政權。這亦是「桑解」取得政權以後，為暫時獲取各種政治與社會力量的支持，而首先組成包括民族資本家及民主改革派多元化政府的原因。

一九七九年七月，「桑解」建立政權之初，美國卡特總統曾聲明尼加拉瓜的政治改變，沒有任何傾向古巴的跡象。莫斯科的反應認為「桑解」多元化政府尚不符合尼國人民的願望。古巴則鼓勵「桑解」應把握時機，儘快的達到脫離帝國主義壓迫的最後勝利目標。由此可見最初「桑解」政權的動向仍是撲朔迷離，尚未明確。

可是，過去兩年多的跡象顯示：「桑解」政權已逐漸倒向蘇俄和古巴：

第一是「桑解」五人執政團之一的民族資本家羅貝洛（Alfonso Robelo Callejas），原本是人民民主運動的領袖，主張黨派平等，實行大選，反對「桑解」政權走蘇俄和古巴的路線，但是他却在一九八〇年間被排出執政團。隨後代表民主黨派的賈瑪洛夫人（Violeta de Chamorro）亦退出執政團。這種情況很像一九四五至四七年東歐共黨國家打擊與其聯盟的人民陣線，以及一九六一年卡斯楚排除與其聯合的民主運動歷史的重演。

第二是「桑解」排除民族資本家和民主運動的代表者以後，於一九八一年三月，把五人執政團改組為三人執政團^②。「桑解」中堅人物唐葉立·歐太加（Daniel Ortega）仍是第一號人物，他的兄弟洪伯度·歐太加（Humberto Ortega）出任國防部長及人民軍司令，兩者掌握軍政大權。第二號人物薩瓦達（Daniel Saavedra）本是傾向歐洲民主社會主義的知識份子，但是他進入三人執政團以後，却堅持反對民主運動，傾向蘇俄和古巴。第三號人物卡爾托瓦（Rafael Cordova Rivas）原是民主保守派的領袖，沒有任何權力基礎，他的出現完全是為了安撫社會中的中小「資產階級」。

第三是「桑解」曾派代表參加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在莫斯科舉行的廿六屆共黨大會。

第四是「桑解」兩個重要頭目巴斯達拉（Eden Pastra）和瓦爾戴亞（Jose Valdivia），前者自認是「桑解」最高指揮官（Commandant Zero），曾任國防部副部長、民兵司令；後者是前者的重要助手。但這兩人都於一九八一年七月，突然均被解職，逃亡巴拿馬。巴拿馬的消息是說兩者因反對「桑解」走蘇俄和古巴路線，在內部鬭爭中被整肅；而美國則懷疑他們可能支援其他中美洲國家的左派游擊隊。

第五是一九八一年十月「桑解」政府拘捕反對馬列主義、主張自由經濟的四名企業界領袖人物^③。

註② *Est & Ouest*, No. 651, May 1981, pp. 146-48.

註③ *The Washington Post*, Oct. 22, 1981.

無論如何，「桑解」正加緊控制人民，除了使用軍隊、警察和民兵之外，更模仿古巴，在全國上下普遍建立「革命保衛委員會」(Comités Para la defensa de la Revolución)，專門對付所謂反革命份子。只因尼國經濟情況很壞，一九八一年的外債增加了百分之廿五，已達四十億美元，預估一九八二年其外債將是一九八一年的一倍。因此，蘇俄已不像一九四七年約束東歐共黨國家一樣來約束尼加拉瓜，反而鼓勵尼國政府向西方國家求援。自一九八一年初，美國雷根政府停止卡特政府時期給予「桑解」政權七千五百萬美元的援助，更刺激了「桑解」政權開始譴責美國為「帝國主義」，並轉向西歐求貸。除了已獲得西德一億美元、法國一千五百萬美元外，還有利比亞一億美元和古巴的六千四百萬美元。據說，古巴對尼國的經濟援助是來自蘇俄。蘇俄唯恐影響西方國家對「桑解」政權的援助，故輾轉經過古巴，暗伸援手。

事實上，古巴已派遣兩千名軍事及技術人員散佈在尼國各階層，蘇俄亦在間接的援助「桑解」政權，故蘇俄和古巴對「桑解」的影響力正在不斷增加^④。一九八一年三月廿三日，蘇俄「真理報」曾以顯著的標題，強調美國已失去以往利用尼加拉瓜對其他國家進行干預的戰略利益，認為「桑解」政權的建立，是近年來所有各國人民革命運動最輝煌的一項勝利。

一般而言，蘇俄對「桑解」政權的認定是根據兩項原則：第一是「桑解」政權反對中共，在「桑解」政權建立之初，所有政黨和組織依然存在，唯獨「毛澤東主義」和「托派」組織被禁止活動。第二是「桑解」雖然曾組成多元化的政府，但後來證明「桑解」的社會主義路線仍是權力的核心。在這個原則下，蘇俄和古巴不僅要帶領尼加拉瓜發展成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國家，還要把擁有五萬軍隊的尼國發展成中美洲的軍事強國。在古巴軍事顧問和蘇俄武器支援下，現在尼國的軍事力量已超出其他中美洲國家四至五倍，而成爲向鄰國「輸出革命」的重要基地。

2. 薩爾瓦多內亂的發展

薩爾瓦多很早即是一個充滿暴力的國家。一九三二年馬丁尼(Maximiliano M. Martinez)領導軍事政變以後，共黨煽動無地耕種的農民暴亂，在政府軍事鎮壓中，曾有三萬人被殺。進入一九六〇年代，雖然薩國工業漸有發展，但土地問題仍未解決，從一九六一年至七五年間，無地耕種的農民大量增加，從百分之十一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失業率亦跟着從一九六〇年的百分之十昇到一九七九年的百分之廿五。不僅無地耕種的農民已成爲社會動亂的根源，在工業發展中新產生的「中產階級」亦不滿軍人的專權與政治的壓制，以致最初小規模的社會暴亂，終於發展成大規模的內戰。

綜觀薩國左派游擊隊暴亂的擴大，一是因爲不公平的選舉所引起的政治衝突^⑤，一是由於經濟危機的衝擊，加劇了政治與社

註④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24, 1981.

註⑤ 同註①。

會衝突。在社會衝突方面，左派暴力恐怖份子在城市中不斷製造恐怖事件，經過保守派軍人和大地主支持的極右派恐怖組織採取以暴易暴的強力鎮壓，遂使城市暴亂逐漸發展成日愈昇高的游擊戰。在政治衝突方面，一九八〇年一月，薩國軍方與基民黨組成聯合政府，但實際上政權仍由軍方掌握，尤其是保守派軍人仍反對社會改革。薩國總主教羅邁洛（Mons Oscar Arnolfo Romero）要求美國卡特總統不要給予薩國軍事政府軍事援助，以免助長政府的鎮壓活動。不久，羅邁洛即被不明暴徒所刺殺。此一事件，引起宗教運動、民主運動以及反對黨派的合流，它們領導廣大的農民和工商團體，組成民主革命聯盟（Frente Democrático Revolucionario），雖然它們彼此目標不同，但在推翻政府的行動上則是一致的。

一九八〇年四月，四個左派游擊隊組織已達成聯合統一的行動，並且均已加入「民主革命聯盟」。然而一九八一年一月，左派游擊隊的總攻勢與「民主革命聯盟」的總罷工均告失敗，而遭遇嚴重挫折。所以自雷根就職總統以來，左派游擊隊已不再採取大規模攻勢，它們從山區的據點，流竄到薩爾瓦多與宏都拉斯的邊界，分散成很多小股，以分散政府軍的力量。同時，它們採取拖延戰術，伏擊政府軍，暫時佔領鄉鎮，並在城市中製造不安。

薩國左派游擊隊所引起的內亂，至一九八〇年底，已使一萬六千人在暴亂中死亡，從一九八一年一至六月，即有九千人死亡。雖然現在薩國情勢有利於美國支持的薩國政府，但是「民主革命聯盟」和左派游擊隊仍控制全國百分之卅的土地，百分之廿的人民。此一僵持局面，只會造成薩國經濟情勢更趨惡化，資金繼續外流，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及薩國經濟基礎都發生動搖^⑥。加一九八一年九月初，法國與墨西哥聯合聲明，承認薩國左派游擊隊是合法的政治代表，對薩國政府產生很大壓力。法、墨兩國與美國關係又極微妙，雷根政府不得不顧慮這兩個正在爭取中的重要盟國。事實上，今天薩國政府完全依靠美國，如不能獲得美國的全力支持，即難以抵抗左派游擊隊。雷根政府雖集中力量支持薩國政府，但亦遭遇到國內各方的反對。一九八一年度美國對薩爾瓦多的援助已從上年度的一億美元昇高到一億三千九百八十萬美元，其中三千五百四十萬美元是軍事援助，而一九八二年度的新援助款項則被國會削減為一億一千三百萬美元，其中二千六百萬美元是軍事援助。尤其是一九八一年九月廿三日，美國參院以五十四票對四十二票通過此一新援助法案時，已列入附加條款：如果薩國政府今後在經濟發展、政治自由及人權保障方面沒有進展，則將中止此項援助^⑦。

薩國總統、基民黨主席杜瓦特（Napoleón Duarte）早已向美國表示至少需要三億美元的經濟援助才够應付。所以正當美國參院討論對薩國援助的時候，杜瓦特急忙的以私人身份訪問美國。爲了爭取美國的援助，他曾向華府保證懲罰薩國極右派暴力份

註⑥ 近三年來，薩國資金外流已達廿億美元，私人投資幾乎已完全停止，一九八一年前三個月，大眾投資即減少百分之五十。三年間，薩國國民生產下降了百分之十六。加以一九八一年國際咖啡市場價格大跌，薩國外匯枯竭，進口困難，重要生產已經停止。（*Le Monde*, July 15, 1981; *The Washington Post* Aug. 1981.）

註⑦ *The Washington Post*, Oct. 11, 1981, "A time to Act on El Salvador."

子、改善人權情況、舉行國會議員選舉，並聲明薩國政府希望左派游擊隊放下武器，從事談判，以政治方法解決薩國的流血衝突。問題是左派游擊隊及「民主革命聯盟」反應冷淡，認為此項選舉不可能在公正與民主化程序中進行，因而他們反對放下武器，拒絕參加選舉，堅持只有在國際監督下，保證美國停止對薩國政府的軍事援助，才可能進行全面談判。基此觀察，薩國內亂的政治解決之途，仍很困難。

3. 瓜地馬拉社會暴亂的擴大

在一九六〇年代，瓜國已進入城市暴亂。從一九六六年至今，已有兩萬多人死於暴力，目前每星期仍有九百人在恐怖事件中死亡。

瓜國最嚴重的是在六百多萬人口中，有百分之六十居住在農村和山區的印第安人。他們大都沒有土地，生活貧苦，時常爲了強佔土地而發生流血衝突。一九七八年五月的農民大暴亂就是肇因於土地問題。一九七九年一月瓜國警察突擊佔領西班牙使館的暴民，造成使館人員和卅二名暴徒在混戰中死亡，亦是這些無地耕種的農民在城市中製造暴亂的顯著例子。

另外一些反對黨不斷譴責軍方領導國家政治走向獨裁，導致政黨和宗教運動結合羣衆反對政府，並於一九七九年二月創立了「民主陣線」。同年五月，四個左派游擊隊已加強聯繫，無論在戰略、組織和理論上都與薩爾瓦多左派游擊隊走向統一。因爲愈來愈多的農民參加左派游擊隊，瓜國情勢發展亦很可慮。

4. 宏都拉斯的情勢趨向緊張

尼加拉瓜政治劇變以後，宏國共黨已控制了工會和學生組織，左派游擊隊亦模仿尼國桑定游擊隊的初期路線，擴大城市中的暴亂。一九八〇年四月，宏國國會議員選舉以後，那些反對黨如基民黨、革民黨以及共黨的激進派已聯合左派游擊隊組成「人民革命聯盟」(Union Revolucionaria Popular)，準備擴大它們的「武裝革命」。尼國蘇慕薩政府垮臺之際，有部份尼國軍隊逃往宏都拉斯，這些殘餘部隊仍經常整裝待發，企圖推翻尼國「桑解」政權，而引起宏、尼兩國關係緊張，不斷發生邊界衝突。當前宏國經濟惡化，在地區緊張情勢影響下，很可能成爲未來的「火藥庫」。

此外，一向政治穩定的哥斯達黎加，亦因爲經濟情況不佳、香蕉工人罷工，社會趨於騷亂，使這個不設置軍隊的國家的政治，亦朝向兩極化發展。又自一九六八年以來的卽號稱巴拿馬強人陶瑞賀(Omar Torrijos)於一九八一年七月卅一日不幸墜機喪生，使得此一和美國、古巴都保持外交關係的國家，如何維持內部的團結，解除當前的經濟危機，已大成問題。巴拿馬一向同情薩爾瓦多的左派游擊隊，如果美國和巴拿馬再對巴拿馬運河新約產生歧見，即可能重新燃起巴拿馬人民的反美情緒。所以無論如何，陶瑞賀的去世更會助長中美洲地區情勢的不穩。

二、加勒比海地區的混亂情勢

加勒比海靠近美國，被稱為美國的「內湖」，且傳統上是西方世界的勢力範圍。然而古巴赤化以後，英屬各小島又紛紛獨立，引起國際共黨在此一地區的爭奪與擴張，不斷削減西方對此一地區的影響力量。

加勒比海地區各國多是從長期殖民統治中剛剛「解放」出來的新興國家，都具有反「帝國主義」意識；同時它們在普遍經濟落後與惡化中，又要爭取經濟獨立，減少對美國及英國的依靠，反對多國性企業，而逐漸傾向蘇俄和古巴。所以近年來蘇俄潛艇和艦隊時常在加勒比海出沒，更以經濟援助為餌，在此一地區傳播共產主義。古巴不僅對外「革命輸出」，並以不結盟運動加強其與加勒比海新興國家的關係，支持尚未獨立的各屬地，尤其是鼓動現為美國領地的波多黎各爭取獨立，企圖排除美國的影響，把加勒比海變成哈瓦拉勢力範圍。中共要和蘇俄和古巴爭奪，亦不斷鼓動加勒比海新興國家實行「無產階級革命」，並企圖把它們變成反對蘇俄霸權主義的一部份，以及煽動美國與中南美洲國家對古巴給予狠狠的打擊。因此，加勒比海的情勢不僅愈趨混亂，且亦呈現更多的危機。

事實上，蘇俄和古巴在加勒比海的影響力，除牙買加之外，正在與日俱增。牙買加在一九八〇年十月大選以後，由勞工黨領袖亞加 (Edward Seaga) 取代擊敗社會主義者曼萊 (Michael Manley) 執掌國政，已改採親西方的立場，最近更與古巴斷絕外交關係。不過，在另一方面，古巴在蓋亞那仍駐有大批軍事和技術人員。一九七九年三月格林那達爆發軍事政變，古巴立刻運送軍事裝備給左傾的毛里斯 (Maurice Bishop) 政權，並在格林那達建立飛彈基地；蘇俄亦在卡里亞哥港 (Cariacou) 建立潛艇基地。故實際上，格林那達已成為加勒比海中的「第二個古巴」。此外，海地內部不安，反對杜瓦利 (Jean-Claude Duvalier) 獨裁的政治與社會力量，隨着政府的強力鎮壓而昇高，且大批海地難民向外逃亡，形成一個外部的反政府力量，如為古巴所乘，則更將助長加勒比海地區情勢的混亂。

三、美國雷根政府的干預政策

美國總統雷根一向是以美國的利益來看中南美洲，所以一直認為「巴拿馬運河是我們的」，而反對巴拿馬運河新約。當蘇俄入侵阿富汗的時候，他的反應是為什麼美國允許蘇俄在古巴從事軍事合作，威脅西半球的安全？他認為這已使人懷疑美國還是一個大國。雷根在大選中亦曾主張對中美洲的共黨動亂採取干預立場，對古巴實施全面海上封鎖和在所有港口佈雷，並且還主張把正在聯合國爭論中的波多黎各變成美國的第五十一州。此外，他要結束卡特人權外交所引起美國與中南美洲各軍事政府間的惡化

關係。

因此，自雷根當選總統後，古巴和尼加拉瓜都已宣佈動員，並堅持支援薩爾瓦多的左派游擊隊。薩爾瓦多的左派游擊隊唯恐雷根對中美洲採取干預政策，乃在他就職前夕搶先發動總攻勢，企圖一舉推翻薩國政府。所以在雷根就職伊始，已面臨着薩爾瓦多危機。

雷根政府開始採取緊急措施：中止卡特政府給予尼加拉瓜七千五百萬美元的援助，以及派遣軍事顧問、增加武器及裝備，以支援薩國政府；同時，恢復對中南美洲國家的武器銷售，解除被卡特政府因人權事件而加以凍結的四億八千萬美元援助（其中阿根廷三億一千萬、智利一億二千六百萬、烏拉圭四千萬、巴拉圭七百八十萬）；並發表「白皮書」，揭發蘇俄、古巴等國際共黨以武器支援薩國左派游擊隊實行顛覆陰謀，呼籲西方盟國應與美國採取一致的對抗政策。

一般而言，西方國家，尤其是西歐和加拿大都反對美國對中美洲國家的政治危機，採取軍事干預。墨西哥總統羅培茲（Lopez Portillo）更堅決反對所有外國干預中南美洲事務，他認為如果美國對中美洲進行干預，是非常危險的，可能會造成更大災難。西歐國家唯恐雷根總統要以薩爾瓦多危機引起東西方對抗，故對美國所發表的「白皮書」的真實性，亦深表懷疑^⑥。

不僅美國的「白皮書」未能使大多數西方盟國信服，且美國本身的民意測驗亦顯示，大多數美國人均反對美國派遣軍事顧問到薩爾瓦多。凡此均影響雷根總統無法貫徹他的強力干預政策，使他不得不從多種途徑上謀求一個新的中南美洲政策。

在一九八一年五月間，白宮幕僚認為中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的情勢發展，已非常危險，只有大規模經濟援助才能遏止此種具有「傳染性」的情勢繼續蔓延；國務院拉丁美洲事務助理國務卿恩德斯（Thomas Enders）亦認為中美洲地區情勢的惡化，主要是由於各國的經濟危機與社會問題，而大多數人民的貧窮是地區騷亂的主要因素。因此，經過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討論，雷根政府即擬訂一項「小型馬歇爾計劃」（Mini-Marshall Plan），主張儘可能的對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實行大規模經濟援助。

經過一九八一年六月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雷根總統與墨西哥羅培茲總統的高峯會談，七月十二日在巴哈馬（Bahama）召開的美國、加拿大、委內瑞拉及墨西哥四國外長會議，原則上協議此一「小型馬歇爾計劃」應由四國共同負擔經費，在三年內以七億美元援助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國家（有者報導為十至卅億美元，包括財政援助、貿易優惠以及私人投資）。

就美國而言，「小型馬歇爾計劃」仍是以反對國際共黨侵略、加強集體安全為主要目標：從經濟援助發展成政治與軍事聯盟，以增加從中美洲至東加勒比海地區的防衛力量。然而問題是委內瑞拉和加拿大反對該項計劃包括任何可能引起東西對抗的政治與軍事因素在內；而墨西哥更不顧美國的立場，堅持此項計劃僅屬經濟合作性質，並且應包括古巴、尼加拉瓜及格林那達等不同

制度的國家。由於意見分歧，以致此項計劃迄今仍在磋商階段，尙未達成具體結論。

此外，一九七三年九月，智利阿萊德左傾政權被軍事政變推翻以後，南美洲一時反共情緒高漲。智利、南非、烏拉圭鑑於蘇俄海軍勢力擴張，對南大西洋兩岸國家威脅日增，曾倡議聯合巴西、阿根廷等南大西洋兩岸國家，仿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模式籌組「南大西洋公約」組織。但是，巴西一直反對南非的種族主義，阿根廷與智利有領土糾紛，並且兩者都要採取現實主義的經濟與外交政策——「對內反共，對外聯共」，遂使此議胎死腹中。現在雷根政府認爲共黨對西半球的威脅是全面的，中美洲的危機關係着整個中南美洲地區的安全，乃又舊事重提，並以外交攻勢，努力說服各國，期望把原擬議中的「南大西洋公約」組織，發展成更廣泛的政治、軍事與經濟聯盟。然而南美洲巴西認爲當前外來威脅尚不存在，一九四二年的「美洲相互援助條約」和「美洲國家組織」的防衛體系已可應付外來的侵略，如果再訂立「南大西洋公約」，必將使南美洲成爲美、俄直接衝突的地區。同樣的，阿根廷亦避免由於參加此一公約而可能引起與蘇俄和古巴的敵對，更唯恐美國利用此一公約或聯盟對此一地區實行干預。這兩個南美洲大國不積極支持，「南大西洋公約」卽難順利達成。

誠然，無論是經濟援助計劃或軍事聯盟，雷根政府都是要從整體地區來解決複雜的問題。但是雷根政府仍要以有限的干預政策，儘可能的協助薩國政府渡過危機，穩定瓜地馬拉的情勢，把宏都拉斯作爲基地，迫使尼加拉瓜的桑定政權不要完全倒向蘇俄和古巴，而保持中立^⑥。因此，美國決定繼續軍援薩爾瓦多、瓜地馬拉以及宏都拉斯；美國軍事顧問爲薩國訓練一支精銳部隊，派遣廿一名軍事顧問到宏都拉斯，並聯合中南美洲反共國家，以可能的軍事行動共同打擊古巴。白宮在檢討各項安全措施中，曾確認如果要真正解除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危機，使此一地區能够安靜下來，就必須剷除古巴這一禍根。基此目標，美國在一九八一年十月在加勒比海舉行歷時一個月的海上大規模軍事演習，十一月五日與廿個中南美洲國家的軍事代表在華盛頓召開秘密軍事會議；同時，美國擴大了兩年前在佛羅里達州建立的特種軍事小組，使之成爲新的軍事指揮部。這些都顯示雷根政府曾經準備在加勒比海對古巴採取包括海上封鎖的一切軍事行動。

四、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情勢的發展

當前蘇俄仍把古巴作爲其全球戰略的工具，除繼續在非洲進行侵略外，並且在共同戰略利益下，鼓勵古巴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擴張。可是，蘇俄的戰略目標是整個第三世界的解放運動，它暫不想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與美國直接衝突，以免阻礙其對第三

註⑥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雷根政府派遣廿一名非武裝軍事人員到達宏都拉斯，爲其訓練邊界巡邏隊，同時，美國拉丁美洲事務助理國務卿恩德斯(Thomas Enders)却到厄加拉瓜訪問，勸使「桑解」政權停止對外輸送武器，美國有意對其恢復經濟援助。

世界的外交活動及其對西歐已獲得相當成就的外交攻勢。所以在一九八一年一月薩爾瓦多左派游擊隊發動總攻勢失敗以後，莫斯科非但沒有被美國的「白皮書」所激怒，還故意漠視雷根總統在薩爾瓦多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強硬態度，並且拒絕美國把薩爾瓦多危機作為東西關係的考驗或將其轉變為東西方對抗的「據點」。相反的，莫斯科利用美國對薩爾瓦多的干預所引起的尼加拉瓜「桑解」政權的恐懼，引導尼加拉瓜倒向蘇俄和古巴。最近尼加拉瓜拒絕美國的勸告，繼續加緊與蘇俄和古巴的關係，支持薩爾瓦多左派游擊隊，並且正在接受蘇俄與古巴的軍事援助，要發展成中美洲的軍事強國，其對中美洲威脅的增加，更引起雷根政府的驚慌。

古巴雖然依靠蘇俄，但卡斯楚又處處表現古巴不是「蘇俄的附庸」。然因蘇俄與中共的激烈鬭爭，莫斯科已加強古巴在國際共產運動中之任務，使其在國際間發揮抵制中共的作用。事實上，古巴雖已參加東歐經濟組織（Comecon），但並沒有加入「華沙公約」，它對外活動不像東歐共黨國家一樣，受到條約的約束。所以古巴可以蘇俄為後盾，支援中南美洲共黨或左派游擊隊武裝顛覆，亦可以其「地緣政治」和「不結盟政策」，在分裂的世界中，煽動那些落後的國家和它一起建立一個新興的力量。實際上，古巴的擴張，對西半球已構成嚴重威脅。

無論如何，蘇俄和古巴都要分化西方世界，排除美國勢力，支持武裝革命，以改變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現況。尼加拉瓜建立「桑解」政權以後，蘇俄和古巴更採取雙重策略：一方面選擇具有戰略價值的國家和地區，支援武裝顛覆，從鄉村游擊戰到城市游擊戰，然後結合所有反政府的羣衆力量，達到推翻政府的目的；另一方面則從暫時妥協中，儘量利用那些保持中立的國家，使其作出有利於共黨滲透與顛覆的反應與活動，以阻礙美國可能昇高的軍事干預。就此雙重策略而言，目前共黨武裝顛覆的重點仍是中美洲的薩爾瓦多、瓜地馬拉；而巴拿馬、哥斯達黎加及宏都拉斯，則是暫時利用和妥協的國家。墨西哥堅決反對美國任何的干預，主張和平解決危機，更成為蘇俄和古巴要積極利用以阻止美國干預的「緩衝區」。

中美洲及加勒比海日趨複雜的情況，還不僅僅是國際共黨的擴張，西歐和日本亦積極在此一地區謀求發展，企圖填補美國已經衰退的影響力量。西歐現已成為此一地區的第一大貿易伙伴，而「歐洲社會主義國際」在此一地區的政治滲透，已使一些國家深受影響。該「國際」反對軍事獨裁，呼籲國際間支持左派游擊隊，實際上已成為共黨顛覆的代理人^⑩。還有墨西哥以其頻繁的

註⑩

歐洲「社會主義國際」是由西德、奧地利、葡萄牙、西班牙、英國、比利時、丹麥、瑞士、挪威及芬蘭等國家的一些民主——社會主義政治領袖們所組成。他們反對中南美洲的「法西斯主義」，主張社會改革，並帶領中南美洲國家在革命與改革之間尋找一條適中的道路。一九七六年五月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召開第一次歐洲與中南美洲社會主義大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在加拿大之溫哥華（Vancouver）召開第二次大會。一九八〇年三月在多明尼加共和國首都聖多明哥召開第三次大會時，已有中南美洲九個社會主義或左派組織代表參加，聲勢愈加浩大。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卡斯楚在第二屆古巴共黨大會講話時指出：「社會主義國際」給中南美洲國家的政治帶來很大衝擊力量；它不僅擴大了本身的羣衆基礎，同時亦喚起經常遭到壓制的廣大羣衆的覺醒，擴大了反對美帝國主義鬭爭的力量。

外交活動，要帶領中美洲國家脫離美國的勢力範圍，其與日俱增的影響力，使美國任何政策如不獲得它的支持，即難成功^②。一九八一年八月，墨西哥與法國聯合宣佈，承認薩爾瓦多左派游擊隊是合法的政治代表，更與美國形成強烈的對立。凡此，均可說明當前中美洲地區的流血衝突，已演變成非常複雜的、國際化的權力鬭爭。

面對如此複雜情況，雷根政府一直避免美軍直接介入，而期望中美洲國家能從軍事合作加強地區的防衛力量。然而哥斯達黎加不接受美國協助建軍的建議，巴拿馬仍要保持中立立場，尼加拉瓜又倒向蘇俄和古巴，遂使一九六九年宏、薩戰爭以來即已形同癱瘓的「中美洲防衛理事會」(Consejo de Defensa Centroamericano)更無法發揮作用。相反的，古巴仍無忌憚的繼續支援薩爾瓦多左派游擊隊，並將包括米格戰機在內的大批蘇俄軍備運交尼加拉瓜。中美洲情勢因此更趨緊張，曾使雷根政府再度考慮採取可能的軍事干預措施。

可是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初，白宮首席顧問米塞(Edwin Meese)發表有關雷根總統並未排除採取包括海上封鎖的各種軍事行動，以阻遏古巴和尼加拉瓜繼續支援薩國左派游擊隊的聲明，以及美國國務卿海格表示美國有可能對古巴和尼加拉瓜採取必要的行動之後，莫斯科立即作出強烈反應，認為美國的任何干預行動，都會引起無法確定的後果。而中南美洲國家亦普遍掀起反對浪潮：巴西外長葛瑞羅(Soraiva Guerreiro)聲明中美洲危機應以和平和政治方法解決；委內瑞拉外長桑布蘭諾(Zambrano)聲明大國應避免在中美洲發生衝突，呼籲美國遵守不干預原則；阿根廷外長卡米里昂(Camilion)聲明反對美國冒險；哥倫比亞內閣總理萊莫斯(Carlos Lenos)聲明反對美國把中美洲的衝突昇高；秘魯、厄瓜多爾政府亦反對美國干涉他國事務。最重要的是十一月廿四日，美國國務卿海格訪問墨西哥討論中美洲的危機時，墨西哥總統羅培茲仍堅持反對美國進行干預。十一月廿九日宏都拉斯大選，自由黨領袖蘇亞索(Suazo Cordova)當選總統，即將結束宏國十八年來的軍事統治。蘇亞索在當選後的聲明中，表示支持美國對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經濟援助計劃，但反對美國的軍事干預，並且主張宏國在中美洲衝突中保持中立。這些反應多少都會影響到雷根政府再次準備採行的干預計劃。因此後來即傳聞美國和古巴官員已在墨西哥展開秘密談判。

當前雷根政府仍把如何解除薩爾瓦多危機列為首要目標。雷根政府曾聯合委內瑞拉促使薩爾瓦多政府儘快舉行選舉，以便把薩國反政府的政治與社會力量與左派游擊隊分開^③。然而十二月三日聯合國大會以六十五票對廿一票及五十四國棄權，通過了法國和墨西哥的提案，要求在所有國家停止對薩國政府軍援的情況下，經由左派游擊隊與薩國政府談判，然後再尋求建立民選政府。爲了減少國際間的壓力，美國國務卿海格在十二月七日在聖露西亞(St. Lucia)舉行的美洲國家組織大會上，以美國不派戰

註② *The World Today*, "Sept. 1981, Mexico and its Neighbours" pp. 358-62.

World Press Review, "July 1981, Mexico: The Next Domino?"

註③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20, 1981, "Democratic Issues and Prospects in El Salvador".

鬪部隊到中美洲的保證，獲得大多數中南美洲國家支持薩爾瓦多政府與軍方在不與左派游擊隊談判的前提下舉行選舉。至此，薩爾瓦多一九八二年三月的選舉已成定局，然而此一選舉的成敗，仍關係着中美洲未來情勢的發展。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脫稿

Issues & Studies 英文月刊

「問題與研究」英文月刊 (ISSUES & STUDIES)，是一份專門研究中國共產黨及牽涉到的世界情勢的刊物，由本中心編輯出版，現已發行至第十七卷。(內容與中文版不同)。

爲使讀者從各種角度瞭解中共，該刊每期均登載：當前局勢評論、論文、原始文件、人物介紹及中國大陸大事記等。二十開本，每月下旬出版，歡迎訂閱。

售價：每冊——新台幣五十元。
美金一元五角。

訂閱：全年份——國內：新台幣六〇〇元

國外：航空：美金三十六元
平寄：美金二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郵撥帳號：三四三六號